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新探索

王来法 主编

光明日报 出版社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新探索

王来法 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光明日报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新探索/王来法 主编.—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0206-514-7

I. 思… II. ①王…②刘… III. 思想政治—论文—理论—教育—探索
IV.66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6927 号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新探索

编 者: 王来法

责任编辑: 田 军

封面设计: 刘 海

版式设计: 杜 娟

责任校对: 孙红英

责任印制: 吴明亮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印 刷: 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装 订: 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514-7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写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来法 王春福 朱团钦 朱晓卫

许 彬 许新三 何丽野 何力平

张文喜 张敏杰 杜钢建 沈国桢

陈绍芳 陈荣富 徐建春

目 录

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回到整体马克思”	张文喜/2
马克思主义与“新现世宗教”	陈荣富/12
试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及其教学	黄宏伟/24
维特根斯坦论怀疑的确定性和知识的经验基础	石敏敏/36
寻找真理与价值统一的最高境界	陈绍芳/48
浅论南宗禅的修与不修的真实涵义	邱 环/61
理性与直觉	蒋伟胜/71
度义因民:权谋的适用法则	魏彩霞/86
系统腐败化、腐败系统化及腐败意识系统化	何丽野/98
论一般量度含义推导的逻辑意义	周武萍/111

经济问题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经济 制度	刘寒刚/124
经济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吗?	张 鑫/133
浅谈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	王来法/143

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研究

理论界学术界应该加强毛泽东科技思想的研究	凌 志/158
邓小平的渐进改革思想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许新三/175

邓小平制度伦理思想初探	周燕军/187
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	刘继峰/195

中国历史研究

《读书杂志》:救亡挤压下的启蒙	金 敏/204
作为“池鱼”的儒学	孙永军/215
南高史地学派与唯物史观	吴忠良/226
南宋浙东学派的实学思想对浙江民众现代文化心理 的影响	刘晓梅/237
汪士铎的太平天国运动根源论浅析	彭国运/252
试析日本重视八国集团的原因及其对吸纳中国加入 的态度	黄 芳/263

高校教育与教学研究

更新观念改革高考制度 造就人才服务西部建设

.....	沈国桢/272
大学生“爱与责任”培养中的悖论与对策	朱团钦/278
“读、写、议”教学方法初探	许 彬/288
关于深化浙江工商大学教育改革的几点建议	于小涵 徐建春/296
公共管理类专业满意度分析	黄红华/309
当代大学生休闲生活探悉	叶立军/322
大学生择业意识的分析与思考	何 剑/333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问题调查 研究	王晓刚/343
“咨访代沟”影响心理咨询效果的机制分析	姚月红/356
女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调查探析	潘云军/367

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回到整体马克思”

张文喜*

摘要 马克思对旧形而上学的改造仍然需要澄明和发展,但是这就引导我们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是否能够通过引入另一种形而上学来满足重估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革命的意义呢?我们相信,这种哲学就是怀特海的过程形而上学。诚然,从生平史的意义上,怀特海不了解马克思以及接受过马克思的观点,但是马克思的看法能够从怀特海的作品中获得重建。甚至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紧密地平行于怀特海的思想。这是我们作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基本历史处境中,还要读怀特海的理由。

关键词 回到 整体马克思

一、整体的马克思何所指

资本来到人世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们除了在《资本论》里读到这样振聋发聩的告白之外,今天还能够在哪里听到如此的表达?毋庸置疑,在全球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似乎已不再引人入胜了。突出的印象是,这个口号在当下留给我们的很可能只是一种对马克思哲学应该有何担当的期望。这样一种期望充其量只是表明:因为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革命,即使革命的结果迟迟没有发

* 张文喜,(1961——),男,浙江东阳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但仍然还有人从他的哲学那里寻找革命的观念和理论的指南。从极其纯粹的学术观点来看,这种寻求就相似于新康德主义者当年提出的“回到康德”那样一个口号,它不过是一个认识论和价值论上的诉求,它要表达的是一种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愿望:即在其纯粹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上接近马克思的文本,并且“复原”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的意图。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约翰·凯萨(John Cassidy)发表在1997年10月号的《纽约客》杂志上标题为“回到马克思”的文章。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凯萨本人是个走街穿巷的经纪人,他盛赞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经济学分析,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终拒绝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同样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样一个将马克思的学说从其理论的根本处剥离它的革命性的趋势也可见于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一书。德里达用解构主义的眼光,认定马克思的激进精神是“活的”,但是,这种激进的革命精神将无限的延宕,因而,德里达也拒绝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分析。正是如此的分离和肢解导致将马克思视为简单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至此,我们不能不问,谁是马克思?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对待马克思著作的基本立场的思想倾向,是以多维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有人或者用民族性、性取向以及性别压迫来替代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有人或者用一种贫困的经验主义或者是同样贫困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否定无产阶级的存在;有人或者相信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仅仅只是保持在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之中;有人或者断定世界也许正在走向阶级认同状况的可能,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出现。凡此种种,他们看到了阶级分析的局限性,区分了马克思思想中“死的”和“活的”东西,仅仅看到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超越剥削、消除饥饿和贫困、克服人与人之间异化的社会关系。因此,需要与马克思对话。但是,唯独看不

到“整体的”(或有机的)马克思。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分析更倾向于接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其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分析性的,并由此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革命变革分离开来,尤其是与马克思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革命的观念分离开来。因此,最终导致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的这种讨论方式显得支离破碎。在我们看来,对于马克思自己来说,从来不曾将这两个理论研究方向分离对待。或者,更一般地说,这两个理论研究方向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原初地属于统一的整体。因此,假如今天人们怀疑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是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虽事出有因,但仍然显得奇怪。

在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再能如马克思那样把其经济学分析和其革命的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呢?

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者自身至少部分乃至大部分对此应当承担 responsibility。平心而论,他们在学术讨论中,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将马克思割裂成理论上的和革命上的双重形象。我们也不难看出,如果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都是从一个狭隘的视角考察有限的资源分配及总体经济行为的决策的话,那么,与其他经济学观念相比,这一经济学定义更应该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因为这一定义意味着,人们相信,存在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历史阶段上都面临的经济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得合理与否,取决于人们能否借用从以物理学为样板提出的方法学,以在市场和非市场或商品和非商品之间造成一定的平衡。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在劳动和生产的基础上,提出对于政治经济结构的批判,这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政治经济学被界定为市民社会的理论,那么,“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质问此理论的正确性。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根本质疑,是指摘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理解,是非历

史的、永恒的、固定不变的抽象性概念。根据这种概念,人类是作为一种资本的动物而自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拒绝人们物质生活的历史性质,这是一种将人们的具体生活予以抽象地对待从而带有粗陋形而上学特点的结果。马克思认为,不仅消费、分配、交换、资本等范畴是历史的产物,而且与这些范畴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即经济学本身也不过是历史的或暂时的,只有历史观点才可能是该领域认识上可信凭的。因为,人的理智为什么恰恰把这样一些范畴把握为客观自明和不言而喻的?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范畴的原则?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产生之前,还没有人在触及存在(本体)论性质的意义上对这些问题作过真切批判。

以我们看来,如果我们如同马克思那样的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般的结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是经济学层面的历史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而经济学层面的历史理论研究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应用。马克思以阶级斗争革命观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枢纽,其旨趣是批判和根除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表明,马克思的话语的适用性只能是增强了,而不是失效了。诚如,小约翰 B·科布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中产阶级数量的减少,美国社会的现实阶级基础越发显示出来”。此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又在世界范围内强化了资本主义贵族和无产阶级平民之间的对抗”。因此,逻辑的必然要求是,在马克思的最终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哲学与经济学、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但问题是,马克思由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的要求,而随同自己的对手——资产阶级——进入经济领域,把经济领域作为研究的核心或支配性领域,难道就不会在它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依旧落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藩篱?不!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假如我们忠实地按照它自身表明的那样来理解,那么它就应该是政

治、经济以及包括社会的根本改变乃至与此相关的生态保护等所有其他社会事务的有机关联。虽然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生产机制合乎理性主义的规律性,但马克思对于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和历史性理解,摧毁了抽象生产方式的存在,马克思将对人们的具体生活予以抽象化和神秘化地对待的意识形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方式,从而凸现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改变奠基于特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作用和意义。对于马克思来说,只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仅仅停留于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不同于它的抽象概念的一切方面抽掉,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当然就丝毫没有不同于抽象概念的地方,因为它成了毫无矛盾的、永恒的抽象概念。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正是由此得出资本主义永恒性的看法。马克思于此申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很明显,马克思要谈论规律,又要将其表达为“历史的”、“变化的”规律。这种表达就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马克思使抽象本体历史地具体化,是否意味他反对所有带有普遍意义的本体论承诺?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按照通常的理解,马克思不是一个坚决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者吗?的确如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德国的意识形态家的批判就是对超感性世界宰制感性世界(或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批判。其反传统形而上学的立场使马克思成为形而上学的改造者。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马克思的“新的”本体论思维是否仍然难以避免将具体的感性存在误置于抽象的统治之中的错误?我们的回答当然也是否定的。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以黑格尔主义的方式被理解的时候,它才能被如此严重误解。事实上,马克思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必须经由产生它的本体论的根源,才能令革命的批判得以彻底,才能有助于揭示迄今为止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遮蔽、忽视和误解了的方面。

当然,马克思对旧形而上学的改造仍然需要澄明和发展,但是这就引导我们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是否能够通过引入另一种形而上学来满足重估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革命的意义呢?我们相信,这种哲学就是怀特海的过程形而上学。诚然,从生平史的意义上,怀特海不了解马克思以及接受过马克思的观点,但是马克思的看法能够从怀特海的作品中获得重建。甚至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紧密地平行于怀特海的思想。这是我们作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基本历史处境中,还要读怀特海的理由。

二、读了怀特海再读马克思

一般而言,将马克思与怀特海相互诠释,是一件冒险而费心的事情。因为,用精神分析的眼光来看,马克思显然是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激烈的批判者,而怀特海则是平和的、过程中的关系整体世界的倡导者。马克思的旨趣所在是社会的经济现实的分析,而怀特海的心智则翱翔在形而上学的命题世界。与此同时,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会谈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与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世界的关系;谈论海德格尔颠覆形而上学与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的关系;谈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的关系,如此等等。没有人会怀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怀特海主义者都难以逾越各自的视域,因而,将马克思和怀特海相联系当是一个困难的考虑!

然而,任何深切领会并遵循过程哲学的人都将意识到这种努力所带来的理论收获,尽管这种收获需要非同寻常地领悟。安尼·费恰德·波迈莱(Anne·Fairchild·Pomeroy)的《马克思和怀特海:过程、辩证法和资本主义批判》一书,是迄今为止致力于从过程观点来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最主要的著作。作者从本体论的高度断言,如果不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赖以奠定其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出发,那么要充分地接受和理解这种批判的影响力将是不可能的,而怀特海的过程

哲学将使马克思的哲学视野聚焦得更为清晰。可以看到,怀特海的著作被波迈莱用来建立过程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联结的纽带。过程思想成为波迈莱增进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特殊的透镜。他相信,正如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的简单批判者一样,怀特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而上学建立者。当马克思的文本被短视的学者故意贬损,从而马克思的思想被边缘化和遮蔽的时候,过程思想的语言将有助于重新反思和学习马克思。波迈莱的这种理论预设,使他得以肯定重新学习马克思思想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近些年以来所谓“历史终结论”的无知叫嚣,而且,历史与现实都昭告,我们还没有超越剥削、没有超越饥饿、没有终止监禁和死刑。因此,马克思理当得到重视。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充分地阅读马克思的文本,以便超越那种僵化的思维方式。

在波迈莱看来,阅读马克思存在着诸多障碍,而这种障碍常常发端于概念争论。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抑或是一个屏除规范赞同经验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如果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批判理论?人是自由的,还是被他的社会状况决定的?如果现在是由过去决定的,那么非资本主义社会将如何能够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否定因素如何能在一个总体化的社会形态里出现?所有这些问题,都围绕着所谓“两个马克思”的流俗之见:即青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老年科学主义的马克思。据说,青年思想家的道德激情在《资本论》的作者的头脑里已然消失,后者已从前者的批判立场转而接受产生人类社会变化的机制和政治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规范则随着成熟马克思的范畴体系复杂地展开而消失了。马克思不再清楚地表达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甚至我们该如何提出这样的问题。波迈莱在这本著作中,对这些问题都做了认真和深刻的回应。

首先,他认为,马克思不是怀疑论者。如果说,马克思是个

怀疑论者的话,那么他的疑虑针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人类获得真理和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是一个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其次,就前述诸多问题,波迈莱将其规约为一个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理解的异化劳动本身是个问题,还是劳动是人类解放问题的关键?在波迈莱看来,这是两个不尽相同又紧密联系的问题。潜藏在这些问题背后而引致忽视和遮蔽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原因,集中在共产主义是否已经被历史否定了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通向马克思的文本的障碍是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存在着无数个解读的方向。为了克服重重障碍,波迈莱创造性地对怀特海过程哲学进行转化,以打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命脉。显然波迈莱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看成是“后资本论”,并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看成是对资本主义根本上的或者本体存在的批判。以波迈莱之见,如果要超越资本主义,就要辩证地思维,要辩证地思维则要过程思维。同样,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也是对过程的描述。因此,对超越资本主义的思考就是对人类产生自我超越的源泉的思考。总之,超越资本主义现实要义是过程原则。

当然,如同任何思想竞争者一样,波迈莱申明,怀特海的过程思想并不是方便地可以通达的。如何才能让隐微的过程哲学之光照射到马克思的文本?这是一个首先颇需思量的问题,这绝不是我们应该如何解释马克思或者怀特海的文本那样一个类似于文学的问题。任何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大家,包括马克思或者怀特海也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先驱者一样,为其他人开辟了他们自己并不曾走的道路,以至于可以设想马克思或者怀特海不可能在后来的追随者身上重新认出自己。波迈莱关于沟联马克思和怀特海的工作也当如是看。其次,我们清楚,马克思的文本大多是在与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斯密、李嘉图等思想大师的对话和论争中形成的。按照当代解释学理论,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由他的思想对手所牵引、所发挥,哪怕

马克思的视野已经不再受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统摄。与马克思不同,怀特海并没有与曾经塑造过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主义的遗产相遭遇,他的文本也不是在与马克思的文本竞争性的互读中形成的。而且,马克思聚焦于社会历史的特殊形式——资本主义,而怀特海则确认包含在现实中的方方面面。可以想到,当波迈莱将马克思与怀特海的思想造型的如许差异考量之后,马克思和怀特海显然是各自怀揣不同的理论目标。但是,我们赞同波迈莱的一个洞见,即,马克思说到底绝没有黑格尔那种意义上的概念辩证法。而那些通过黑格尔主义来诠释马克思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竟不能完全领会马克思。再者,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和怀特海之间的思想造型以及思想语法等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却对有创造能力的思考者来说,孕育着思想创造的契机。波迈莱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通过思想家之间的思想差异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套用中国文化来讲,这就是“求同存异”。

因此,如何将如此迥然不同的思想看作具有必然的亲关系而整合在一起,这就成了波迈莱这本著作的高巧工艺的集中体现。在过程思想之光照耀下,波迈莱发现他自己关于马克思和怀特海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到的初步结论:首先,任何认识都从分析经验的现实开始,这是马克思与怀特海的思想所共同具有的方法。其次,这种方法之成为必要,在于它否定了非批判的普遍性而接受事物的历史的、时代的特殊性。再次,作为前面这两个方面换种形式表达,马克思和怀特海都批判了错置具体的谬误,这种谬误既是首先经由抽象和非批判地限定具体,也是经由对具体的规定的普遍化或超历史化形成的,以致导致撕裂事物存在变化的过程形式。应该说,波迈莱的这种分析是深刻的。他至少能够让马克思的读者更好地注意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抽象的程度和特殊的方面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区分一般抽象(如使用价值)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

抽象(交换价值),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更值得肯定的是,透过怀特海这枚透镜,波迈莱表明资本主义须遭受批判是因为它的根本上的形而上学的缺失。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的灾难源于它之赖以奠基的形而上学的混乱,其导致持续的经济危机和自然破坏则是外在表现。资本主义的这种形而上学方面的缺失,按照我们的理解,正是资本主义的那种错置具体的抽象性质。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波迈莱的有益的启发,即对马克思哲学在现代性质的理解和阐释中被现代性两个极端——极是经济动机,即与经济学、技术和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抽象形式理性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另一极是偏执于激进批判所潜在包含着的浪漫主义的各种路线,即表现出“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并接近“革命救世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误读关联着,由此,波迈莱极富说服力地展示了怀特海的形而上学如何有助于纠正对马克思文本阅读上的歪曲。当然,我们在阅读波迈莱的这部力作时,我们当能细细品味到:资本主义不会是一条架通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和资本主义特殊性形式之间的鸿沟的平直的桥。